

尚论后篇

四卷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尚論後篇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九年新印

上海錦章書局發行

尚論後篇序

士之負命傑之志氣而醫學不得伸於時者一折而之于他途其能可極也。更愈於專家此不惟精力過人而亦汲彼則專此。昌黎謂淡泊相適及頗情不可收拾可以料庸人不可以例傑士也。嘉言喻先生自儒而之禪自禪而之醫讀其自譜小像超曠夷猶令人不可方物。然方其握三寸管攻舉子業廟廊經濟銘金石而光史冊皆意計中事僅僅以岐黃名家哉。迨副車誤中兩足遭刳截去功名富貴入於寂滅空虛精心銳氣久鬱而無所逞而一逞之於醫宜其神也夫苟可以寓其巧智自造空際而不必有濟於世者君子寓意而不留意。惟醫則輔相夫知之道在焉先生之專精於此禪寂之間趣仍是真儒之熱腸歟。先生新建人而曾寓靖邑邑中之紳士有約畧其生平梗概並稱著有寓意草醫門法律行世余既列於邑之方技據以申之上憲今邑紳之舒族長明公官宦師和具已行之書贈衆人口因并梓其未行之書後四卷皆曾經先生親手編次者何身後知己之有人也。此固先生半生精力畢集於此有用之書自是不可磨滅然不遇舒氏長明公焉知不湮沒而不傳嗚呼士之著書立說早有見地而或傳或不傳又或好惡毀譽紛紜莫定知己豈易言哉時

乾隆五年歲次丙辰履端月

鵬進士出身

教授文林郎和靖安縣事古黎王瑞子莊氏謹撰

尚論後篇總目

卷一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溫證下篇附謝杜法

溫證上篇附謝杜法

附辨兩感溫證

溫證中篇附謝杜法

卷二

合論各篇附謝杜法

會講附篇附謝杜法

真中各篇附謝杜法

問答附篇附謝杜法

小兒附篇附謝杜法治法三例

卷三

太陽傷風諸方附謝杜法

太陽傷寒方附謝杜法

太陽兩傷方附謝杜法

卷四

太陽陽明合方附謝杜法

陽明少陽合方附謝杜法

三陰及各證方附謝杜法得一百八方餘通合三卷

見內

尚論後篇卷一

南昌喻昌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仲景書詳於治傷寒略於治溫以法度俱錯出於治傷寒中耳。後人未解義例故春溫一證漫無成法可師而况觸冒寒邪之病少感發溫氣之病多。寒病之傷人什之二溫病之傷人什之七。古今缺典其此為大。昌特會內經之旨以暢發仲景不宣之奧然僭竊無似矣。厥旨維何。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例也。舉此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後與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臟即邪中三陰之謂也。陽分之邪淺而易療陰分之邪深而難愈所以病溫之人有發表三五次而外證不除者攻裡三五次而內證不除者源速流長少減復劇以為在表也。又似在裡以為在裡也。又似在表用溫熱則陰立亡用寒涼則熱隨絕。凡傷寒之種種危候溫證皆得有之亦以正虛邪盛不能勝其任耳。至於熱證尤為十中八九。緣真陰為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熄也。以故病溫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線者方可得生。然多骨瘦皮乾澤枯肉燥經年善調始復未病之體質實緣醫者於此一證茫然不識病之所在用藥不當邪無從解留連轉轉莫必其命。昌之目擊心傷者久之茲特出手眼以印正先人之法則所以永登斯人於壽域後有作者諒必不以為狂誕也。

溫證上篇

謹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定為一大例

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者陽明胃經之所主也。陽明經中久鬱之熱一旦發出而外達於太陽有暑惡寒而即發熱者有太熱而全不惡寒者有表未除而裡已先實者有邪久住太陽一經者有從陽明而外達於太陽者有從太陽復傳陽明不傳他經者有自三陰傳入胃腑者有從太陽循經偏傳三陰如冬月傷寒之例者大率太陽陽明二經是邪所蟠據之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證十不一見在陽明則謔語發癰血書血發黃脾約等熱證每每兼見而凡發表不退熱之法適以增溫病之困阨耳。況於治太陽經之證其法度不與冬月相同。

蓋春月風傷衛之證或有之而傷寒營之證則無矣。且由陽明而達太陽者多不盡由太陽而陽明少陽也。似此則溫證之分經用法比之傷寒大有不同。而世方屈指云某日某經某日傳經已盡究竟於受病之經不能摸索以求良治。所謂一盲而引眾盲相將入火坑也。寃哉生命。古今誠莫控制矣。按溫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裡者。蓋溫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不得外洩。遂復還裡而或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傷寒從表而始故誤攻而生變者多。溫證未必從表始。故攻之亦不為大變。然熱必從外泄為易。誤攻而引邪深入。終非合法也。按溫熱病表證間見而裡病為多。故少有不渴者。法當以治裡為主而解肌兼之。亦有治裡而表自解者。其間有誤攻裡而致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於裡故也。不可與溫熱病同論。

一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源 昌按溫者春令之氣也。冬夏秋雖有氣溫之日。不如春令之正且久也。不惡寒三字。內有奧義。蓋時令至春。則為厥陰風木主事。而與太陽之寒水不相涉矣。故經雖從太陽而證則從春令而不惡寒也。再按溫病或有新中風寒者。或有表氣虛不禁風寒者。衛虛則惡風。營虛則惡寒。又不可因是遂指為非溫病也。然即有之亦必微而不甚。除太陽一經則必無之矣。

二 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辨傷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所以脈浮解之。當汗出愈。源 風性弱緩。故脈亦弱。弱者發熱。即內經諸弱發熱之義也。脈既浮。當以汗解之。使汗出而愈。取解肌不敢發汗之意。按溫熱病原無風傷衛寒傷營之例。原無取於桂枝麻黃二方也。表藥中即敗毒散參蘇飲等方。亦止可用於春氣未熱之時。若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尚嫌藥性之帶溫。況於桂麻之辛熱乎。然仲景不言桂麻為不可用者。有二說焉。一者以別出桂麻則三陰絕無表藥也。一者以桂麻用之不當。在冬月已屢致戒。春月更無可替也。後之紛紛營議桂麻之熱者。未嘗計及於冬不藏精之治耳。惟知春夏有不得不不用也。誰知仲景方法之神哉。

三 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源 脈浮熱甚邪氣勝也。邪氣勝則實。反灸之是實以虛治也。血隨火炎而妄逆在所必至矣。咽燥者火勢上逼。枯涸之應耳。若是少陰見證。當不止此一端。故不入冬不藏精一例。

四 病如桂枝證。似乎頭不痛項不強。則太陽無外入寸脈微濇。則邪自內出。胸中痞硬。痰涎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

胸中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病人有寒復發汗者胃中冷必吐蛇蟻昌按仲景不曰病似中風證而曰病如桂枝證者恐後人誤以治溫一例混入太陽中風之例而滋擾故更換其名也吐法多用梔豉湯此用瓜蒂散者取其吐頑痰而快膈滂風涎而逐水也有痰而誤發汗使亡津液胃中空虛就失所養故悖逆而上出也

五病人手足厥冷似涉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非厥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煩吐之宜瓜蒂散按此證乃痰邪自內而作即四證類傷寒之痰證者也仲景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者皮膚寒在骨髓也

六病在陽熱未罷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重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內結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微瀝此以互合之表裡言設合臟腑而統言之則皆謂之表矣

利服文蛤散利水若不瘥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枳實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重者

按病在陽則不兼陰可知止合第一例也

七病人臟無他病也時發熱或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胃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八病常自汗出無時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證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按臟無他病但衛氣不和亦陽病而陰不病之例也再按春溫之證由肌肉而外達

於皮膚則太陽膀胱經之邪傳自陽明胃經與冬月外受之風寒始先使中太陽而傷其營衛者迥乎不同故此但言衛氣不與營和其無太過可知也既衛不與營和當用麻黃乃但用桂枝者可見溫證中發汗之法皆用解肌益

久鬱之邪一解肌則自散若太汗而重傷津液反變起矣此先聖用法之大關也

九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

冷故吐也原昌按發汗而令陽微誤之甚也陽微則胃中虛冷而脈反數者不過客熱之微溫其胃而客熱不留

斯脈不數矣再按此但言胃中之陽微與不減精之真陽微弱者不同

十病人煩熱發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哺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宜承氣

湯若汗之宜桂枝湯原

向人論後

溫症上篇

十一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嫌

昌按此一條垂戒雖在溫證項下然不顯為溫證而設所以不言證而但言脈也脈見微數則是陰虛而陽熾重以火力追逐其血有筋骨焦傷已耳奈世之灼艾者不識亦辨脈之微數否耶其為陰虛火勝之人漫用灸法者何耶

十二 病人耳聾無聞者以重發汗虛故也嫌 此與傷寒耳聾為少陽邪或者通耳並見溫證禁過汗也

十三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大便硬也嫌

十四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嫌

十五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嫌 昌按仲景治溫證凡用表法皆用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也凡用下法皆用大承氣湯以示急下無所疑之意也不知者鮮不以為表在所輕而

裡在所重殊不知蓋表裡無可軒輊所以然者祇慮熱邪久據陽明胃中津液先傷故當汗而惟恐過於汗反重傷其津液當下而惟恐不急於下以亟存其津液也

十六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為逆嫌 觀

此則溫證比傷寒太陽經之變證為差減而汗下之次第亦為不同矣

十七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七津液陰陽和者必自愈嫌 觀此則病溫之人素無內傷及不藏精之類者為易

愈也

春溫上篇諸方 傷寒為共三百九十七法前四卷已載明三百六十七法茲篇得三法

解肌法

桂枝湯 桂枝加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 葛根紫胡湯 葛根蔥白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附人參敗毒散 參蘇飲 海藏大羌活湯

解肌後病不去反惡寒者虛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 細身能

解肌後身疼痛脈沉者 桂枝加芍藥人參新加湯

解肌後汗出過多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甘草湯

臍下悸欲作奔豚者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解肌後煩渴脈洪大者 白虎加人參湯

解肌後腹脹滿者 厚朴生薑人參湯

解肌後不惡寒但惡熱者 調胃承氣湯

解肌後惡熱無下證者 知母石膏湯

解肌後脈微數小使不利微熱煩渴者 五苓散

解肌後胃乾煩不得眠欲飲水少少與之

吐法

瓜蒂散 梔豉湯傷寒內著

清熱諸方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加蒼朮湯 白虎加桂枝湯 玄參升麻湯 升麻梔子湯

竹葉石膏湯 竹葉湯

和解諸方

小柴胡湯 小柴胡加桂枝湯 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參瓜蒌湯 小柴胡去人參加五味子湯

小柴胡加芒硝湯

疎風諸方

荆芥散 獨活湯 金匱風引湯 續命湯減麻黃附子

分利諸方

五苓散 脈浮而大是表其人發汗後水停心下用此 猪苓湯 汗後渴者不可與湯明脈浮發熱渴飲水小便不利者與之 天水散 辰砂天水散分利兼 牡蠣

澤瀉散 治脾以下有水氣

開結諸方

方人論 卷一 溫症上篇諸方

三物小陷胸湯 三物白散

下法

大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大柴胡湯 散浮大是表其人心中下痞却當下若酒濁熱

下後脈促胸滿 桂枝去芍藥湯

若微寒 去芍藥加附子湯

誤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 梔子豉蘆湯 三湯取其

下後利不止脈促表未解喘而汗出者 葛根黃連黃芩湯 取其表

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未欲解者 梔子湯

下後心中煩腹滿臥起不安者 梔子厚朴湯 取其吐

下後心中懊憹而煩有燥屎者 大承氣湯 取其下

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利脈不至咽喉不利吐膿血瀉利不止為難治 麻黃升麻湯 取其解

下後傷血脈澀 葶藶苦酒湯 取其壯陰大汗止時陽氣微入大下使陰氣弱其人亡血病惡寒 葶藶梔子湯 取其

解毒諸方

黃連解毒湯 黃連湯 黃連瀉心湯 黃連龍骨湯 黃連犀角湯 黃連橘皮湯 黃連阿膠湯 黑膏

養血生津

酸棗仁湯 芍藥甘草湯 阿膠散 太青龍湯 炙甘草湯 五味子湯

補中

黃芪建中湯 小建中湯 理中湯 溫中湯 治中湯

涼血滋陰

犀角地黃湯

橋鼻出水

瓜蒂散

刺鼻出血

乾栗幹弱葉

溫證中篇

謹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分為一大例

人身至冬月。陰氣潛藏於至陰之中。內經教人於此時。若伏若匿。若已有得。重藏精也。若伏者。若抱離膏。不逞食。息也。若匿者。若通迷隱。不露蹤跡也。若已有得者。韜光匿影。絕無缺望也。此何如鄭重耶。故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見病所由來。為一定之理。必然之事。其辭甚決。蓋以精動。則關開。而氣泄。冬月關閉。氣泄。則寒風得入之矣。關屢開。氣屢泄。則寒風屢入之矣。而腎主閉藏者。因是認賊作子。而賊亦無門可出。猶甚相安。及至春月。地氣上升。肝木用事。肝主疎泄。木主風。於是吸引腎邪。動於內動。而刻其家寶矣。然邪入既深。不能遽出。但覺憤憤。無奈其發熱也。全在骨髓之間。自覺極熱。而捫之反不烙手。任行表散。汗出而邪不出。徒傷津液。以取危困。其修比之冬傷於寒。一例。則倍重矣。按冬不藏精之例。乃內經之例。非仲景之例也。非仲景之例。言之未免恣恣。然觀仲景之論溫證。第一條。始不勝慶幸。而仲景已起發其端。昌可言之無罪矣。其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如驚癇狀。時瘳。若火重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一段至理。千古若明若昧。未經剖晰。全不思既名溫病。即是時行外感。何又汗之下之。火之俱為逆耶。蓋熱邪久蓄少陰。腎中精水既為素傷。重加汗下。火刻陰之法。乃為逆耳。其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者。一皆少陰之本證也。膀胱為腎之府。故少陰證具。若被下。則膀胱之陰亦傷。而直視失溲者。腎精不上榮。腎氣欲外奪也。若被火刻。則陰愈虧。而邪愈無制。甚則如驚癇狀。而時為瘳也。一逆再逆。言汗下火之說。可一不可二。非汗而又下。而又汗之。為再誤也。由此觀之。冬不藏精之溫證。顯然昭著矣。昌之比例。以分其治。而仲景之道愈明矣。奚罪耶。再按仲景之論誤下。有結胸及痞。快熱驚瀉。臍寒不禁等證。從未說到小便不

利直視失溲。於此言之者。謂腎以膀胱為府。素不藏精之人。誤下則膀胱益虧。以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其變亦倍重於膀胱也。況於風邪內藏。津液乾燥。大便雖通之未必通。徒令膀胱受累。而小便自遺。試觀好色之人。多成癰淋。可類推矣。今之醫者。亦請於誤下而絕膀胱之化源。立取危困之理耶。再按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此語將冬不藏精之溫證。形容殆盡。蓋凡外感之邪。發汗已。則身熱自退。乃風溫之證。發汗已。身始灼熱者。明明是先熱在骨髓。發汗已。然後透出肌表也。至於風溫二字。取義更微。與內經勞風之義頗同。勞風者。勞其腎而生風也。然則冬不藏精之人。詎非勞其腎而風先內藏。故纔一發汗。即帶出自汗。身重多眠。鼻鼾語難。諸多腎經之證。設不發。則諸證尚隱伏。不盡透出也。夫腎中之風邪內藏。而以外感汗下。反火攻之法治之。寧不促其亡耶。後人不知風溫為何病。反謂溫證之外。更有風溫。濕溫。溫毒。溫疫。四證。觀其言曰。重感於風。變為風溫。則是外受之邪。與身重鼻鼾多眠少語之故。絕不相涉。可知是夢中說夢也。尚論及此。聊以自慊耳。客有難昌者曰。內經論冬傷於寒。寒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始發。故名曰溫病。未嘗言寒毒感藏於骨髓。今謂冬不藏精者。寒邪藏於骨髓。或未盡然耶。昌應之曰。此正內經之言。非余之臆說也。黃帝問溫瘧。舍於何臟。岐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腠理開。腠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衰則邪氣復反入。入則陽虛。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由是觀之。溫瘧且熱。而況於溫病乎。客始唯唯。昌按熱邪久伏腎中。其證與第一例自不相同。其發熱也。皆從骨內鬱然而出。皮間未熱。而耳輪上下。已先熱矣。始發之時。多兼微寒。不似第一例之全不惡寒。以少陰居北方。寒水之位也。及至大熱灼肌。多不惡濕。不似第一例之大渴。以熱邪初動。而陰精尚足持之也。其後則不惡寒而惡濕。與第一例之證渾無別矣。然雖無別。究竟表裡不同。標本互異。始先用藥。深入腎中。領邪外出。則重者輕。而輕者即愈矣。奈何其義隱而不彰。即以叔和之明。未嘗抽引其緒。為後人旁通一線。昌何人斯。顧敢恣譚無忌。然而遠覽三十餘載。驅逐睡魔。晝夜不敢倒身。因是冥悟一斑。即取仲景少陰傷寒之例。推演為治溫之例。未嘗以己意混入一字也。引例如左。

(一)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源 昌按脈沉。病在裡也。而表反發熱。則邪雖在表。而其根源實在裡。在裡之邪。欲其盡透於表。則非專經之藥。不可。故取附子細辛。以巨麻黃。為溫經散邪。千古不易之正

法奈何後人全不知用明明見脈沉身重嗜卧倦語之證即知為風溫又知為冬不藏精尚且漫用三陽經之表藥厚表不應十中不能活一復誘之傷寒偏亢腎虛人是則是矣但不知果行溫經散邪而人死耶抑未行溫經散邪而人死也噫葉傷寒者之託顯明真是操刀之凶人寧但為艾蘭之童子已哉

(二)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從發汗以二三日無裡證故微發汗也源 昌按麻黃主散邪附子主溫經二者皆大力之藥也前證發熱脈沉則表裡俱急惟恐二物不勝其任更加細辛之辛溫取其為少陰引經之藥而又有辛散之能以協贊二物共建奇功也此云無裡證并非脈沉嗜卧等證俱無也但無吐利燥煩嘔渴之證耳似此則表裡俱不見其急而麻黃附子二物尚恐其力之太過故不用細辛以助之而反用甘草以和之也謹并製方之意嘔心相告凡治冬不藏精之溫證始發二三日間請決擇於斯二方焉

(三) 病發熱頭疼脈反沉若不瘥身體疼痛當救其裡宜四逆湯源 昌按此段文義可以得仲景治冬不藏精之奧旨病發熱頭疼證見於表矣而脈反沉則病又在裡矣而有可疑也既發熱頭疼勢必先治其表若不瘥則治表無益矣凡治表者皆治其陽也陰病治陽宜惟無益將見陰中之真陽因之外越而身體反加疼痛一團陰寒用事矣此所以當用四逆湯而急回其在經之陽也 再按若不瘥三字甚活蓋發熱頭疼表之原不為誤但一切三陽經表藥俱不對證惟麻黃附子細辛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始為少陰經對證之表藥而又不敗必人之能用所以不說誤表而但說若不瘥正見表藥中原有瘥法也

(四) 少陰病脈沉細而數其病在裡不可發汗源 按脈細而數裡熱也發汗則虛其表且亡其津液內熱愈熾

(五)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亡虛尺脈弱澀者復不可下之源 昌按前段云脈沉細數則為熱此云脈微則為虛熱而發汗則陰易亡虛而發汗則陽易亡故兩戒之也然則脈不做數者一概禁汗不為懲噎廢食耶況於不藏精之證邪發之初未必即見微數之脈惟可用麻黃附子二方而不知用劑至脈微且數則汗下溫三法皆不可行而陰絕陽離有立而待斃耳

(六) 少陰病欲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刺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源 昌按少陰少血強責其汗是剋奪其血也小便難者源先竭也 再按少陰病強汗則小便必難誤下則小便不利直視矢溲可見腎以膀胱為府臟病

而府未有不病。臟傷則府先告絕也。傷寒證中云直視譫語。循衣撮空。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則是少陰之臟氣絕與不絕。全於小便利之利與不利。窺其中藏。孰謂利彼之下泉。非回枯澤槁之善物哉。

七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原 昌按邪在陰者。多自利。自利則邪氣瀉。正氣而脫者多矣。其後必脈緊數。而四肢逆冷。令脈緊去而但微。則陰邪已散。手足溫則真陽未傷。雖有心煩下利之危急。而可直決為必愈。蓋陰陽不相乖亂。則別無死法也。然非腎氣素旺。受邪原輕者。不易得之數矣。再按此與邪在陽。脈數而熱。得汗而脈和。身涼數去。為欲愈之意同。然陽病輕。而從汗解。則易。陰病重。而從利解。則難。所以仲景於陽邪內陷。下利不止之證。惟用逆流挽舟之法。掣裡邪還之於表。則利不治而自止也。此段見陰邪從陰分解。散原屬順便。但少陰臟氣。堪為主人送出客邪。尚慨乎有餘地。則善也。而不藏精者。日為床褥作主人。安望重關設險。以待暴客乎。

八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使血也。原 按膀胱為腎之府。腎邪傳膀胱。則裡熱達表。故一身手足盡熱也。太陽多血。為熱所亂。則血出於二便。然比之少陰。少血誤動其血。而從口鼻耳目出者。則天淵矣。再按熱邪。雖從使血而解。經年調理。陰氣難復。況既開便血一竅。漫無止期。何如一身手足方熱之時。預識勢所必至。而亟圖之於早耶。奪勝脫熱。用桂枝大黃。入四苓散。

九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虛故引水自救。口燥舌乾證具。小便色反白者。下焦虛有寒也。勿誤為熱。以致誤。原 此一段。因仲景原文難解。昌會其意而言之也。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最肖。仲景早已欲人辨識之矣。

十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也。原 陽也。無陽以為此。屬少陰。治當咽痛而復吐利。原 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最肖。少陰為水臟。吐利者。陰盛而水無制也。

春溫中篇諸方。核篇得二法。

溫經散邪一法。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附子散

溫經一法

附子湯 治得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 治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 附子溫經散寒人參補氣回陽芍藥收陰茯苓及朮制水煨上

急溫一法

四逆湯 治寒邪深入於裡者 治膈上有寒飲乾嘔者 陰邪深入則微陽必遭埋沒陰邪上干則微陽必致飛騰故宜急溫恐少遲則不及也 急溫則無取於回護矣然以甘草為君以乾薑附子為臣正長駕遠馭俾不至於犯上無等無回護中之回護也

通陽一法

白通湯 治陰寒下利甚白為君乾薑附子為臣以在經之陰極盛格拒其陽於外而不納故取用於葱白以通陽氣而使陰氣自飲見暈曰消之義也

白通加豬胆汁湯 治下利脈微及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呼吸存亡之際恐陽藥不能直達故加人尿豬胆汁之陰以為引導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通脈四逆湯 治下利清穀裡虛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即前四逆湯而倍乾薑加葱白也 不惡寒面色赤而外熱者加葱白以通陽氣腹中痛者真陰不足去葱加芍藥嘔者加生薑 咽痛者去芍藥少加桔梗 利止脈不出者陽氣未復去桔梗加人參

溫胃一法

吳茱萸湯 治吐利手足厥冷煩燥欲死者

桃花湯 治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 胃虛土寒不能制水而下注滑脫故用乾薑糯米之辛甘以佐赤石脂也

灼艾助陽一法

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即宜服附子湯并用灸法以助陽 吐利手足不逆冷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

壯下利。脈微濕。嘔而汗出。數更衣。反少者。陽虛而氣下墜。血少而動。發黃也。宜灸項門之百會穴。以升舉其陽也。

溫經鎮水一法

真武湯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嘔。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北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和陰一法

黃連阿膠湯 治心煩不寐者。少陰本欲寐。反心煩不寐。熱甚而裏不和也。若連除熱。難子黃。阿膠。少佐芍藥。以和血而生不足之真陰也。

急下一法

大承氣湯 治二三日。口燥咽乾者。二三日病始發。便有腎水枯竭之象。不急下。將何救耶。治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者。腎中之邪搏水而變青。熱之極也。心下痛者。水氣上逆也。水氣上逆。而口反乾燥。則枯涸有立至矣。故當急下。治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腹脹不大便。胃實可知。水臟受病。加以土實。則水必竭。故當急下。

清解一法

四逆散 治四肢微逆。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肢微冷。則熱未深。故用柴胡解之。枳實泄之。甘草和之。而最要加芍藥。以收其陰也。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泄利下重者。加薤白。煮汁煎散。

分利一法

猪苓散 治下利不止。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取其水穀分。則利自止。利止則嘔渴心煩。不待治而自愈。然臧精而勝脫之氣不化者。又在所禁。

清咽一法